

列傳

東都事略  
捌



東都事畧卷第八十九

列傳七十二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也舉進士爲

青城縣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未幾

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

老而不知退夷狄驕蹇邊患以萌而不擇

大裨益朝廷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褒舉

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政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

八十乞體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

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事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

請而不許竊以爲過矣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爲虛

飾曲事形迹使四方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

東都事畧

卷八十九

掃葉房

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

威不立臣權人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義

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建議追崇濮安懿王宜稱考大防曰爲人

後者爲之子旣可改子之名則改親之名正合典禮今大臣首欲

加濮王非正之號以惑天下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非所以結

天下之心也出知休寧縣久之爲河北轉運副使召入直舍人院

韓絳宣撫陝西以大防爲判官夏人數犯邊大防以謂兵不精將

不勇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熙

寧四年知延州未赴開大防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

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而環慶將兵亂絳坐黜大防亦

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元豐中知永興

軍遷

直學士知成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遷吏部



尚書元祐初除尚書右丞俄拜中書侍郎三年拜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錄哲宗納后爲奉迎禋祀大防爲相用人各盡  
其能不事邊功而天下臻於富庶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  
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  
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  
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祖宗家  
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  
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  
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  
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姊事姑之禮見獻  
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  
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

東都事畧

卷八十九

一

掃葉山房

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與此待外戚  
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  
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曰內庭出御後殿豈乏  
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延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在  
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心以禮拘聞陛下昨郊禮畢具  
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不於用刑大者誅戮小  
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黜此寬仁之法也至  
於虛已納諫不好田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帛不貴異味此皆祖宗  
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盡行家法足以爲天  
下哲宗甚然之宣仁后崩爲山陵使還朝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  
祿大夫知樞昌府改知永興軍紹聖初以者落職知隨州貶祕  
書監分司南京鄧州居住史臣修神宗實直書其事而言以爲

誣詆責居安州再責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逾嶺卒年七十  
一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愨大防兄大忠弟大臨大  
忠別有傳

大臨字與叔通六經尤深於禮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大臨  
奏記於弼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  
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  
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  
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輕禮義爲不足學人  
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  
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  
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大臨元  
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卒士君子惜之

東都事畧

卷八十九

三

掃葉山房

劉摯字莘老渤海人也少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遂中甲科調知  
南宮縣徙江陵府觀察推官用韓琦薦除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  
裏行是時神宗厲精求治摯感恩遇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  
義利而已小人材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欲爲之志每  
居事先首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有  
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無以容其間  
今天下有喜於當爲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爲流俗此以  
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者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  
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  
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歸於大中之道摯上疏論常平免役法  
陳十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論新政不便并下其章司農司農難  
詰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有詔問狀摯言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

說告於陛下職也今乃以有司言下臣問狀是令與之爭口舌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明日復上疏曰今天下之勢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閒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閒又求水利於田省併州縣難徧以疏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官自鬻之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

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責監衡州鹽倉爲僉書應天府判官元豐初爲集賢校理知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遷禮部郎中又遷右司郎中以事免明年知滑州哲宗卽位宣仁后臨朝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奏論蔡確之罪及言陞朝官薦進士明經冒濫舉法苛細愈於治獄條目猥多過於防隸不以禮遇士人非先皇帝意又言經義之弊蹈襲剽賊有司莫能辨請雜用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法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拜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

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此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掙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擢尚書右丞改左丞爲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深然之且曰卿嘗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元祐六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而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

東都事畧

卷八十九

五

掃葉山房

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閒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爲囊橐以冀後福遂罷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鄆州移知青州紹聖初落職降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四年責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於貶所年六十八是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以邢恕爲御史中丞用其言欲誅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等雜治卒無佐驗會摯卒乃已元符三年復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請大夫其後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特贈少師諡曰忠肅

蘇頌字子容紳之子也紳有傳舉進士爲南京留守推官杜衍老居睢陽一見深器之除館閣校勘收集賢校理知潁州英宗卽位召爲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卿在王畿四

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於饋運爲便而西戎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闔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能使民不爲盜者縣令也稍遷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貸死杖而流之頌奏曰希輔知台州受賂數百千仲宣所部金坑枉法有情輕者邪頌曰希輔知台州受賂數百千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無甚利上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校視希輔有閒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不可也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其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

無足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神宗從之自是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前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翼曰敏求罷詞頭復下頌當制奏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頌大臨又言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來爲難得資敘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只是不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閒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啓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

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大臨字才元成都人後十年大臨始復天章閣待制頌亦久之復集賢院學士知杭州召修兩朝正史擢知開封府祥符令孫純有罪頌坐失出貶祕書監知濠州未幾除知河陽改滄州召還判吏部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選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神宗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元祐初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兼侍讀遷翰林學士承旨遂爲尚書左丞哲宗納皇后講修六禮爲冊禮使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幸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會除賈易知蘇州頌以易昔爲御史法應牽復旣爲監司乃徙蘇州則是經恩反下遷與同列議不合

東都事畧

卷八十九

七

掃葉山房

命未下諫官楊畏來之邵謂頌沮格詔令頌上章辭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使出知揚州紹聖中除中太一宮使居京口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子太保薨年八十二贈司空頌天性仁厚字量恢廓喜怒不形於色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無惰容平生者學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等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陞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趨之

臣每曰大防惇重摯鯁直頌德量相母后於垂簾之日不加斂而天下富不言兵而天下服使元祐之政有嘉祐忠厚之風可謂賢矣方紹聖之際公卿名大夫悉遭其詆毀而獨頌歸然不爲讒邪



所污蓋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其賢尤可尚也

列傳七十三

王存字正仲湖州丹陽人其先世士調嘉興真為國子監直講

館閣校勘久之以母憂去官

唐貞觀左右史記述事相

侍立而欲奏事必跪曰管仲

奏事曰存始也明季以右

地為非古皆親祠

尚書遷戶部復為兵部

文明年遷左丞自存志兵部

太興寺請內外焉致得專達

東都事畧卷第八十九終

卷八十九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

列傳七十三

王存字正仲澗州丹陽人也舉進士調嘉興簿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久之以母喪去服除判登聞鼓院累遷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避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曰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卽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論園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兵部尚書遷戶部復爲兵部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明年拜尚書右丞又明年遷左丞自存在兵部時太僕寺請內外馬政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識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墮已成之法執政有議罷畿內教保甲者存曰

東都事畧

卷九十

蒲葉山房

今京師兵藉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長久之計時四方奏獻大辟刑部援此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此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遷資政殿學士改知揚州復召爲吏部尚書時在庭朋黨之論寢熾存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矣除知大名府改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執政致仕不爲東宮官自存始旣而又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遷右正議大夫卒年七

十九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謂存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時人以爲知言

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也父剛太子賓客瞻舉進士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又知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英宗卽位爲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明功罪廣聰明更積弊英宗嘉納議追崇漢安懿王瞻論稱親非是願與建議之臣廷辨以決邪正又與呂誨等合疏論列旣而對延和殿英宗問漢園議瞻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漢王稱皇考非典禮英宗曰卿嘗見朕豈欲以皇考事漢王乎瞻曰此大臣之議也誨等旣罷瞻亦出通判汾州神宗時爲開封府推官神宗問青苗法瞻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措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爲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哲宗卽位自知滄州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東都事畧

卷九十一

一

掃葉山房

侍郎元祐三年以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明年拜同知樞密院事都水王令圖請復黃河故道朝廷數遣使按行論者不一瞻曰還河之策未有定論今役徒三十萬用稍木二十萬投於水以僥倖萬一豈計哉屢爭於上前因得罷瞻在西府乞廢渠陽軍紆荆湖之力又乞棄西鄙城砦以易永樂遺民卒於位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瞻爲人寬仁愛人色溫而氣和人以爲長者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追奪所贈官著黨籍云

傅堯俞字欽之鄆州項城人也十歲能爲文未冠舉進士爲新息簿累遷太常博士擢監察御史裏行究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內臣梁懷吉張承照所閉仁宗斥二人者於外居無何復還主家而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家而朝廷又爲之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爲四方笑且陛下何以誨諸女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

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英宗卽位遷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初英宗疾慈聖后同聽政至是疾平堯俞上書慈聖請還政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閒語堯俞上書慈聖曰今物議紛然疑有讒閒故兩官之情似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慈聖還政逐守忠等大臣建言以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與呂誨等極論其事謂濮王於先帝爲兄稱皇伯爲是出知和州神宗卽位移知廬州徙陝西轉運使除直史館遷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府陸辭以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爲百代不遷之主哲宗卽位知明州召爲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

東都事略

卷九十

二

掃葉山房

還詔書請留舜民卽以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入爲吏部侍郎復除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自宰相執政侍從御史以論不合罷去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水官李瑋言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預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瑋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遂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在位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諡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後云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也舉明經調欒城簿韓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爲屬韓絳代琦復欲留巖叟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敢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元豐末召爲監察御史上

疏兩宮極陳時事之弊以謂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  
太平終是難致是時方下詔求疾苦巖叟謂役錢斂法太重民力  
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  
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裕陵復土蔡確爲山陵使還朝以定  
策自居巖叟指避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也太皇太后  
先定策於中而確敢貪天之功乎確遂罷又論章惇凶愎日熾惡  
德不悛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體虧喪臣道凌弱主  
威惇由是亦黜又言張誠一嘗盜發其父墓取其繫犀帶又剝其  
母之首飾而誠一坐貶遷侍御史時左右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  
國朝倣近古之制諫官纔至六人方之先王已爲少今復缺而不  
補臣所未喻豈以謂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  
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詔補諫臣無令久虛其職

東都事考

卷九十

四

掃葉房

張舜民言不當遣起居舍人劉奉世封冊西夏主乾順以爲大臣  
優假奉世爲是過舉朝廷以其言失實罷監察御史巖叟合臺諫  
傅堯俞韓川上官均梁燾朱光庭王覲等論列乞還舜民職任以  
直集賢院知齊州入爲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中書舍人遷龍圖  
閣待制充樞密都承旨知開封府巖叟常謂天下積欠多若催免  
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爲催法朝廷是之乃立定五年  
十科之令六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宣仁后諭曰知卿  
材故不次進用巖叟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  
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  
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  
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  
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

禍患爾臣又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果有之乎此  
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則君子必引  
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陛下不可以不察初  
夏人來爭蘭州地界巖叟謂質孤勝如兩堡自元祐講和畫界當  
在我地蓋形勢膏腴之利豈可輕議棄與哉特不可宰相劉摯右  
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  
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  
宮深然之詔立皇后宣仁后曰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之功巖叟  
曰內助雖是后事其如正家須在皇帝聖人所謂正家而天下定  
矣既退乃取歷代后事迹可以爲法者成書一編曰中宮懿範上  
之七年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移河陽卒年五十一贈正議大

東都事畧

卷九

五

掃葉山房

夫紹聖中坐元祐黨追貶雷州別駕

梁燾字況之邳州人也父舊兵部員外郎燾以父任爲太廟齋郎  
舉進士中第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樞密院檢詳文字提舉  
京西刑獄召爲工部郎中元祐初爲太常少卿遷右諫議大夫有  
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冠冕者受冊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  
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  
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御史張舜  
民以言事坐左遷臺諫官皆論以爲非是燾以謂御史持紀綱之  
官得以犯顏正論況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  
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屈天下之公議  
快一夫之私心非治朝之盛事也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  
還舜民制命以爲失職坐詆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復爲

左諫議大夫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熹與劉安世等交攻之熹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姦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確卒竄新州遷御史中丞鄧溫伯除吏部尚書熹論溫伯柔佞不立巧為進取不聽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待制知鄭州明年召為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左丞五年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不拜出知潁昌府徙鄆州紹聖三年責少府監分司明年遂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於貶所年六十四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也舉進士甲科召試為祕閣校理知太常禮院坐議宗室昏媾不當出通判陝州元豐中為嘉王岐王官記室參軍元祐初擢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使契丹還為左諫議大夫遷御史中丞奏劾宰相劉摯威福日恣及王巖叟等以為擊黨摯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一

六

掃葉山房

巖叟罷遂為尚書右丞改左丞紹聖二年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子貶謫元祐臣僚安熹等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惇遂安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成都府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八後列名黨籍云

臣偁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章惇以白帖子貶謫元祐之臣是欺君者也雍為執政不惟不力爭而乃匿情順非為固位計是亦為欺君者也語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聖人之言可不信夫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終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一

列傳七十四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范仲淹見而奇之中進士第三人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沔守杭州見之曰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爲集賢校理稍遷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除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者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河朔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知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一

摺葉山房

開封府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遣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元發性疎達自信不疑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問元發元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也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譎恐元發有言而上信之也因以事出之於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定州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者具道所以然之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元發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旣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會



妻黨犯法元發坐落職知池州未行改安州復以言者改筠州或以爲且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且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釋然卽以爲湖州哲宗卽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淮南京東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禍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竈器用皆具蓋活五萬人云以老力求淮南乃以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諡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應天府楚邱人也其父緯爲涇原路都監屯鎮戎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一

一

掃葉山房

軍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留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上書辨父無罪乞以軍法治主帥及志高時呂夷簡爲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爲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士大夫稱之師中舉進士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於門或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嘗出鄉亭見戎人代華人耕作詰之皆用兵時潛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與爲昏姻師中以華夷不可雜處遍索境內得數百言之於帥帥用其言大索旁郡得戎人內居者甚衆皆徙之極邊龐籍爲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經畧司屬官宥州移牒保安軍以歲賜每至次年方畢欲歲終皆得之延州以聞朝廷降式許之師中改云依久例因論奏曰戎人所欲無厭今許之不足以示恩待

啓其貪心而示弱樞密院劾其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保安軍  
兩宿州牒爾非制書也提點廣南西路刑獄交趾入寇巡檢宋士  
堯領兵拒之遂陷沒師中劾奏蕭注治邕八年兵十餘萬不能撫  
而用之乃以溪洞貿易措斂以失衆心卒致將卒敗覆按法當斬  
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師中遷轉運使交趾每瘴癘甚必聲言入寇  
師中先得其情旣而攝帥事邕州果遣軍校乘驛來求救師中不  
省但詰其擅乘驛之罪而已旣而卒無事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种  
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  
豐端也鄜延路覬知西夏駐軍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上  
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  
也後朝廷知其害罷之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  
以師中知秦州時王韶乞築渭源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一

三

蒲菜山房

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言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今  
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無由招撫  
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諸族必乞修城砦  
因其所欲量發兵築一城或三兩堡以示斷絕夏賊鈔畧之意部  
族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爲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爲界  
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畧土地者未有不  
如此者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  
韶指占極邊見招置弓箭手地置市易於古渭砦臣恐自此秦州  
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秦州漢蕃戶賣買一旦盡奪歸官實恐細  
民失業商旅不行又言韶所奏渭源城至成紀田頃不實乃欲以  
招弓箭手地塞其數韶遣使案視謂師中稽留朝旨落天章閣待  
制知瀛州師中言時政闕失大自稱薦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復

置左右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徙單州復分司南京提舉太極觀卒年六十六師中爲人落落有氣節所至必設條教勸民務農官吏不煩而事舉然好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云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也父顏字子望舉進士知龍興縣坐殺已就執之盜免官遂居鄉里以著書自適學者常數十百人名聞東州乃採摭兩漢至五代名臣奏對有補於時者爲輔弼召對四十卷馮元錢易蔡濟爲上之且言顏經行淳備乃以爲任城簿李迪知亮青二州皆辟爲從事顏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文歎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年五十二卒庠幼能詩蔡濟妻服喪用齊遺奏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遷太常博士英宗以災異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遂除監察御史裏行因日食乞罷後苑宴游以祇畏天戒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宏麗過常庠言非所以昭先帝

東都事略

卷九十一

四

掃葉山房

儉德乞損其制奉宸庫失盜庠劾奏近侍領皇城司職事者以嚴官城之禁願陛下不以近習撓天下法初禁銷金李珣犯令庠言法行當自貴近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邪珣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朕何又言兩省封駁之任名存實亡御史員闕不補非盛世事神宗卽位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庠陳中國禦戎之體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天下爲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爲國家長利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唯鐵利爲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爲足食擢天章閣待制改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爲已地又徙帳雲朔或以爲河北不可不備詔庠對狀上五策料虜必不敢動大河東流議者欲徙北庠謂當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則役不勞而功可成居歲餘移知真定府又爲

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是時王安石用事變更新法庠謂不可行奏願罷之神宗諭之曰卿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安石數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明年遼人遣蕭禧議河東疆事先是虜王植牙雲中遣騎涉吾地邊吏執之虜檄取紛然或以爲起釁造兵當大爲備庠奏虜之重兵皆不在行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張形示強意在畫疆事爾以我方事河湟恐中國有輕彼心故造端首難然疆事分畫久矣今始造議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神宗以虜書示庠訖以黃嵬山分水嶺爲界云知成都府請禁西山六州與漢人爲昏媾者以防後患徙知秦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又舉知滁州未幾移永興軍哲宗卽位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宣仁后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一

十五

精業山房

趙昫字公才邛州依政人也舉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夏人不廷郭逵宣撫陝西帥延安昫皆在幕府神諤擅納綏州降羌數萬朝廷病其生事議誅諤復故地歸降虜以解仇釋兵昫上疏曰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諤祚以虜衆餓孳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質往年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羌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寧矣如其蔽匿則我留橫山之民未爲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羌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種世衡招蕃兵破賊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羌數萬爲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旣以賊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鑄成賜以爲奉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崗

言綏州實勢勝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州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知其才召見問邊事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入賀正尙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討尙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之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臣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而种諤獻城囉兀之策以尙權宣撫判官尙說絳以大舉非計師出果無功除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詔問方畧尙審計形勢爲破賊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眞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賊方以四萬衆自閒道欲取綏州道遇曲珍皇駭亟戰呂眞繼至賊衆敗走賊自失綏州意未能已尙揣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一

六

掃葉山房

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願聽本路經畧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尙策以綏州爲緜德城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而倚爲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爲諸酋所有尙因召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曰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存止此尙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曰吾貴汝歸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壯夫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尙以異時番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尙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尙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爲之貳與憲不合請罷之神宗問可代憲者尙以郭逵老邊事而願爲裨贊於是逵爲

宣撫使而高爲之副達至輒與高異高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攜貳墮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達不聽高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達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高以爲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長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濟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濛幢被擊皆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賊其渠酋賊遂降達恠於玩寇乃移疾先還達旣坐貶高亦以不卽平賊降爲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與高領河東都轉運司事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旣而鑄職知淮陽軍數月復職知慶州時夏賊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高具土撓賊計虜寇蘭州高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虜酋拽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一

七

掃葉出房

厥鬼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盜邊高遣將李昭甫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賊入平夏無繇破之選三蕃官各與輕兵五百使問道出賊砦後邀歸路與賊戰賀羅平賊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賊駭潰斬賊千生擒鬼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高知賊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賊卽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搗其腹心已而果然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人入貢旣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爲備高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爲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虜虜遂潰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閒以善意問乙埋何苦與漢爲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乙

埋不復窺塞因復縱閒國中遂疑而殺之除端明殿學士遂大中大夫夏人遣使以地界爲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若以尙領分畫之議夏人旣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居無何復犯涇原會尙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尙與元祐襄地議名係黨籍云

呂大忠字進伯大防兄也舉進士韓絳宣撫陝西以大忠提舉承興路義勇改祕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爲僉書定國軍知官熙寧七年遣太常少卿劉忱議河東地界大忠遭父喪起復知代州虜使蕭素梁穎設次於本朝地而輒據主位大忠不從於是移次於長城北易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穎會屢以理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一

六

掃葉出房

折之稍屈契丹復使蕭禧來聘召執政及大忠議大忠進曰彼遣使來卽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來盡索關南地亦與之乎神宗默然議卒不決大忠請終喪其後卒以分水嶺爲界云元豐初除河北路轉運判官大忠言古之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宗外計者兄弟之官居雖異而財無不同未有餘而不歸貧而不與者也如是則財利之勢周流不息今有司唯知出納之吝有餘不足不以實告于上上知其不實一切不信其言故有餘而莫之歸不足而莫之與致上下之情不交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移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哲宗卽位爲陝西轉運副使移知陝州除直龍圖閣知秦州遷寶文閣待制夏人自麟府環慶路犯邊之後遂絕歲賜復欲遣使謝罪將許之大忠言夷狄猶禽獸強則縱困則服連年入寇邊民皆謂必有以制之今無名遣使陽

為恭順實難討伐若許之恐為夷狄所窺也大忠嘗獻言夏人兵不過三十萬外戰士不過十萬三路之眾足以當之屢犯王畧而朝不與臣竊羞之遷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坐事降待制知同

俄致仕卒復寶文閣直學士

游師雄字景升京兆武功人也舉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趙禹帥延安辟為屬久之除宗正寺主簿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乘閒脅屬羌結夏賊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以師雄行聽以便宜從事既至謀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別部出熙河師雄請於帥劉舜卿分兵為兩道姚兕將而左种將而右兕破大通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宋城斷莫河飛唐十萬眾不得度誼遂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

東都事

卷九十一

九

帶葉山房

九人斬首千七百級以師雄為陝西轉運判官又為轉運副使召入為符卿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除直龍圖閣知秦州攝帥熙河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奏移陝州以卒年六十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二

列傳七十五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也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荆南神宗時爲修起居注知諫院建言宗室以服屬裁蔭子之數立出官之法神宗嘉納向傳範爲京東帥繪請易其任以杜外戚僥求神宗曰得卿如此言甚善誠可以止異日妄求也宰相曾公亮用所善曾鞏爲史官繪言前數月人已知鞏爲實錄檢討矣公亮以朝廷名器爲已物乞正招權之罪鞏旣罷史官繪亦罷諫職除兼侍讀御史中丞滕甫言繪何罪而罷神宗於是詔甫曰繪堅求外補蓋繪未究朕意繪迹疎遠立朝寡援不畏強禦知無不爲朕一見卽知其忠直可信故擢置言職知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避之卿其諭朕此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

東都事畧

卷九十二

帝業山房

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未閱月再知諫院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繪上言當今舊人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又言安石不知人提舉常平使者暴橫繪論免役有十害請罷之曾布疏其說詔付繪分析繪執前議遂罷以翰林侍讀學士知亳州徙應天府又徙杭州再爲翰林學士兼侍講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爲非是繪嘗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哲宗卽位徙徐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爲人放曠不羈然吏事敏給主於愛利爲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也幼力學舉進士調江州判官宣州  
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發運使楊佐薦改秩常推其友劉  
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并薦之議者謂常能舉善而謂佐爲知人  
除祕閣校理熙寧初自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時方更法常言始建  
三司條例司已致天下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  
人且大駭又言州縣有不散常平錢而但使民出息者詔常具姓  
名以聞常不以聞遂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湖齊三州  
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它日詢其狀對  
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爾常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  
根株自是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  
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進吏部侍郎常上七事曰崇廉恥存鄉  
舉別守宰廢貪贓謹疑獄擇儒師修役法又論役法差免二科以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一

掃葉山房

爲法無新陳便民爲是今使民俱出資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  
者難堪盍各從其願庶幾可久矣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  
者常請累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  
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吳處厚繳蔡確詩以  
爲謗訕諫官劉安世因力攻之常以爲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  
改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府行次陝郊而卒年六十  
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少讀書  
於廬山五老峯白石菴之僧舍書幾萬卷常旣貴思欲遺後之學  
者乃藏于山中時人目其居曰李氏藏書山房而蘇軾爲記其事  
云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也中進士第治平中爲館閣校勘神宗卽位  
除直集賢院爲昌王府記室王禮之問終身之戒覺爲陳諸侯之

孝作富貴箴遷右正言神宗欲革積弊覺言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然其言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滕甫爲中丞覺論其頗僻不報卽家居待罪朝廷以覺薦陳升之才可用非諫官職奪兩官覺曰諫官言事不當黜之可也無降秩充位者乞補外得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召還修起居注青苗法行覺論其非時言者亦以爲畿內有迫呼抑配之擾神宗令覺行視虛實覺退而上疏曰臣以言爲職體量非臣事黜知廣德軍逾年徙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亡解官下太常議議者謂不可詔知湖州而覺已持祖母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昏喪覺裁爲中法使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什之五徙徐州又徙南京召爲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卽位

東都事異

卷九十二

二

掃葉山房

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又遷給事中爲吏部侍郎領右選右選萬五十員而闕不滿六千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袒免親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擢拜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禮泉觀留侍講力請外提舉靈仙觀卒年六十三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卽位復故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俯師舉進士調河南簿後知尉氏縣將官御下苛酷士卒謀就大閱殺將以叛覽聞之亟往喻之曰將官暴虐誠有罪也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邪何敢爲族滅計衆皆感悟聽命遂帖服神宗嘉之以爲司農寺主簿又遷丞出爲提舉湖南常平京西轉運判官召爲右司員外郎除河北轉運副使以直龍圖閣爲江

淮荆浙發運副使又知桂州遷寶文閣待制知渭州又帥延安入爲戶部侍郎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進樞密直學士覽治邊數有功而議事多與執政異坐軍期落職提舉崇禧觀俄復待制知光州徙知河南府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徙永興軍成都府復請祠提舉崇禧觀卒年五十九覽精於吏事甚有能政所至善良得職云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第慶歷中天下早詔中外言事侁上書論災異之興言甚剴切稍遷祕書丞知綿州英宗初爲皇嗣侁上疏請選經術士以爲羽翼神宗初詔求直言侁爲蔡河機發應詔言十六事皆入君謹始者神宗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曰利路民貧二十

東都事畧

卷九十二

四

掃葉山房

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以聞神宗是侁議因以爲諸路率卽罷瑜以侁爲轉運使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前使者不敢問侁舉按其罪編管衡州又爲京東轉運使所代吳居厚以掊斂虐下侁繼之務行寬大司馬光嘗謂蘇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子駿救之然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拜左諫議大夫建言祖宗政木人情獄訟簡少先帝置大理獄其少卿二人同詳讞奏牘罷其餘治獄官吏請大曹寺監長吏各舉寮屬又請復制舉分詩賦經義兩科而先論策以疾請外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年六十九侁長於楚詞嘗作九誦蘇軾見之謂其近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冥漠續微學之將墜者紹聖間以侁爲元祐黨削左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遂與黨籍云

馬默字處厚單州武城人也舉進士調臨濮尉治平中爲監察御

史裏行時議尊崇漢安懿王臺諫力爭以爲不可悉補外默請還  
所出臺諫官呂誨等不報歐陽修建漢議士論不與郭逵除僉書  
樞密院物議不厭默皆上疏論列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  
盛慮爲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入寇時朝廷欲於西京會聖  
宮置仁宗神御殿默以爲漢以先帝所嘗行郡國立廟知禮者以  
爲非是況仁宗未嘗幸西洛初建別廟使有司侍祠殊乖典禮以  
言事不效乞罷御史出通判懷州神宗卽位默陳十事一曰攬威  
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災  
歲七曰崇儉八曰久任九曰選提轉牧宰十曰禦戎狄攬威權則  
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  
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  
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積矣備災歲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

起矣崇儉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  
矣選提轉牧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戎狄則四夷畏服而  
中國強矣除知登州沙門島舊制有定額溢數則投之海中若主  
李慶罷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  
之則曰島上地狹徒隸猥衆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責  
其擅殺欲按其罪慶惶恐卽日自殺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  
十條溢額者則選年深不作過人移徙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  
蘇軾起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軾異  
之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論新法不便出爲京東提點刑  
獄又爲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安化等州蠻歲饑畧省地獄上平  
蠻方畧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沒  
蘇軾老謬歸仁鋪覆軍陳崇儀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

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畧此足以  
驗矣以疾知遂州改徐州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問默復  
鄉差牙前法如何默曰常平自漢爲良法不可盡廢去其害民者  
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而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  
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  
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兖州召爲衛尉卿擢工  
部侍郎遷戶部侍郎告老除寶文閣待制知徐州移河北都轉運  
使再知兖州初元豐開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入海元祐  
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亦以爲然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  
便而御史郭知章亦奏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  
爲長提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六明年復決默復告老提舉鴻慶  
宮坐附會司馬光落職致仕後復寶文閣待制卒年八十一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上  
列傳七十六上

蘇軾字子瞻眉州山人也父洵見儒學傳軾生十年而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口數千言歐陽修試禮部進士得軾論欲以冠多士疑曾鞏所爲鞏修門下士也乃置第二遂中乙科授福昌簿修復以直言薦之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判官國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軾還朝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諫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其然不若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今欲召試祕閣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蘇軾有不能邪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尋以父憂去官服除判官告院王安石爲政每贊入主以獨斷神宗專信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三上

掃葉山房

任之軾考試開封進士發策謂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安石不悅安石欲更科舉法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曰朕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應之神宗悚然嘉納會上元有旨市浙燈軾密疏諫止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漬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卹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今若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陛下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臣竊以爲過矣臣之所願陛下

東都事略

卷九十三上

一

掃葉山房

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而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此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而無內重外輕之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委任臺諫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



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臣所獻三言陛下安可不察初  
試用策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  
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安石怒御史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  
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止書甲子軾却  
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今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  
寧然後受之徙知密州時方行于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  
司農寺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常平官曰違制之坐  
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  
徐之未幾朝廷亦知其害罷之徙徐州是歲河決澶淵東泛  
北溢于濟南溢于泗浸淫至城下民爭山避水軾履屨杖策躬率  
兵夫築長隄起戲馬臺屬於城水至隄下不能爲害雨日夜不止  
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板軾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

東都事略

卷九十三

二

掃葉山房

以聞詔褒之徙湖州言者指軾謝表語以爲怨謗因盡撫軾所爲  
詩諷時事者交章條列謂之訕上遂逮赴御史臺鞠治坐貶黃州  
團練副使安置徙汝州未至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居之神宗  
許焉哲宗卽位起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  
人時方議改免役爲差役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  
役之害括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  
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  
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  
驚者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  
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  
戍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  
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

光不以爲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今公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笑而止尋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軾嘗鑠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前年爲汝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軾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宣仁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宣仁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宣仁曰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上位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功罪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寔成衰亂之漸軾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

東都事畧

卷九十五上

四

掃葉山房

杭州時諫官言蔡確在安州日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朝廷哲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損謂宜皇帝降敕推治而太皇太后特加寬貸如此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以爲然而不能用也杭瀕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漑田至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於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闔閩三年一浚爲市井大患故六井葑幾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湖水造堰閘以時啓閉且以餘力復治六井民獲其利杭僧有淨源者居海濱交通舶客沽譽於高麗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像往告義天亦使其屬來朝因言國

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賦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生怨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賦治杭有德於民民爲立祠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賦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賦買田書至賦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賦聞諱而喜按驗無實賦復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引駕入太廟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爭道不避仗衛賦諭儀仗使李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賦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赦有司嚴整仗衛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三上

五

掃葉出房

尋遷端明翰林侍讀二學士守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於朝許之賦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與乎初許將建言三歲冬至天子親祀遍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是遺上公則是皇地祇遂不在親祀之典乞下侍從臺諫及禮官議顧臨等議宜如祖宗故事范純禮等議昨罷合祭已合禮而又紛更恐失尊事神祇之意杜純等議請於苑中設望祀位置燿火於壇所俟躬祀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燿火以詔拜孔武仲等議請南郊專祀上帝議旣不一軾奏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以謂今所行非周禮者不一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

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當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三上

六

掃葉山房

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邪抑變禮之權邪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園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

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  
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  
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  
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  
者合祭可否之決也詔令集議官議未幾朝廷以合祭爲是罷議  
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二學士知定州軾朝辭上書曰  
古之聖人將以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  
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  
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  
眞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  
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  
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慮稍遲亦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三上

七

掃葉山房

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  
陛下留神實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軾治定嚴軍政繕修營房  
禁止飲博軍中飲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紹聖初御史  
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落職知荊州又以寧  
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貶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徽宗卽位移  
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未幾提舉玉局觀尋致仕卒于常  
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皆師洵爲文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疾革  
命軾述其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三書旣  
成撫而歎曰後有君子當知我矣幼而好書老而不倦爲人篤於  
孝友輕財好施獎善誅惡蓋其天性其貶黃州也築室于東坡因  
自號東坡居士有東坡集六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外制十三卷和  
陶詩四卷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仕不顯迨靖康初爲駕部員外

鄧過終于通判定州有颶風思子臺賦行於世

列傳七十六下

散字去曰與兒賦兩舉進士又同舉且言較則所問極言得失曰  
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有憂於此平無憂於此子  
惟伏讀制策陛下誠有憂懼之心然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  
言耳未有其賢也君子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  
夜不安廢天下皆謂陛下憂懼之心然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  
小聚豈憂懼之心然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上終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上

八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三下

列傳七十六下

轍字子由與兄軾同舉進士又同舉直言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卽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旣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歷之閒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諮謀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三下

摺葉山房

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考官胡宿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入而以直言棄之天下謂我何得不黜歷商州大名府推官父喪服除時神宗立二年矣轍以書言事屬王安石初用以執政領三司神宗以轍爲屬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河北轉運王廣廉言與安石合青苗法遂行安石召用謝卿材侯

叔獻等八人欲遣之四方訪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僉書南京判官坐兄軾累謫監筠州酒稅起知績溪縣哲宗立以校書郎召未至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等欲革弊事而蔡確韓縝章惇皆在位窺伺中外憂之轍極言確等罪三人皆逐呂惠卿始誦事王安石倡行虐政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轍疏其姦惠卿安置建州初神宗於熙河路增置蘭州及米脂等五砦至是夏國屢遣使而未修貢二年使人境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而棄守議未決轍議許還五砦夏人遂服除起居郎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拜翰林學士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猶在近臣患之欲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亭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三下

一

掃葉山房

轍奏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始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柙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聖智之資將以紀綱四方追跡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彼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邪說乃欲招而納之謂之調亭此人若返豈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



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宣仁后覽奏謂宰執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又言牙前差役宜用雇法凡四事除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時呂大防爲左相劉摯爲右相轍議西邊黃河事與劉呂不合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議久不決明年以兵襲涇原朝廷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使復來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而熙河將佐又背約侵策賈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卽平盪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擇老將守熙河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乞因其退軍擊之不須復守誠信轍謂大防曰今雖議此當先定議欲用兵邪不用兵邪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侍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擊曰須用兵者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三下

三

掃葉山房

亦不可固執轍曰今吾不直如此而可用兵乎明日轍奏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乞加詰責宣仁后以爲然乃加戒赦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分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百祿不可會西人乞和議遂寢初元豐中河決小吳旣而導之北流水性已順而文彥博等力主回河之計轍爭之不能奪至是又論黃河東流之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轍以爲不可及哲宗親政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而僉書樞密院劉奉世乞與河議奉世本文彥博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罷政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遂通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

甫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上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換策題亦以爲言轍奏曰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至於其官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貸之以寬本朝真宗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真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卽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

東都事異

卷九十三下

四

掃葉山房

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天下殆矣哲宗曰卿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奏曰漢武帝英主也哲宗曰卿所奏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豈得謂之英主轍遂乞罷出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上清太平宮蔡京用事復降朝請大夫罷祠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居許十餘年而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轍所著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藥城文集並傳于世子遲迺遜

臣僂曰受之于天超出乎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軾爲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爲之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爲

之愠邁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轍之名迹與軾相上下而  
心聞神王學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則於世事愈  
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二下終

東都事畧

卷九十二下

五

掃葉山房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四

列傳七十七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軍新塗人也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自台州司戶召試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不爲王安石所喜黜不用文仲范鎮所舉也哲宗卽位爲校書郎遷禮部員外郎有建議皇族惟楊王荆王得稱皇叔餘疎屬當各係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卽位宜廣睦之義不當疎閒骨肉議遂寢擢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論青苗免役之法爲首困天下論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摺留臺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五文仲學識高遠天資滄介寡言笑少所合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平仲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爲禮部第一元祐初爲祕書省正字

東都事畧

卷九十四

掃葉山房

遷校書郎著作郎論科舉之弊詆三經新義請復詩賦取士遷國子司業頃之侍講邇英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言大中大夫以上知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統之意遂著爲令移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所著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毅父舉進士元祐中入館選卽出爲京西路提點刑獄坐黨籍謫知韶州又責惠州別駕英州安置徙單州團練副使饒州居住徽宗卽位召還爲戶部員外郎遷金部郎中出使陝西帥鄜

延環慶奉祠而卒平仲有史學著續世說行于世

朱光庭字公揆河陽偃師人也舉進士爲萬年簿范純仁帥慶州

辟爲僉書判官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又問其所治何經光庭對少從孫復授春秋不合意爲僉書河陽判官呂大防守長安又辟僉書判官哲宗卽位召用司馬光以光庭爲左正言乞罷提舉常平保甲青苗等法言蔡確爲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爲臣不恭無大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光庭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而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甚是譏諷祖宗光庭

東都事略

卷九十四

掃葉山房

等乃已河北餓詔光庭行視發廩以濟飢民而議者以耗積年兵食爲言改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求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復爲給事中劉摯罷相光庭封還麻詞坐落職知亳州未幾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卒紹聖中追貶郴州別駕

臣偁曰道大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蘇軾以雜文直道冠冕當世而輒不容於時李定得實賈易趙挺之黃慶基董敦逸之流誣以謗訕不足道也而光庭輩世之所謂君子爲爾何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云

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也父航字仲通神宗

爲太僕卿安世舉

進士調洛州司法參軍就辟高陽帥幕河南左軍巡判官少師事司馬光旣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平安世問其

目光曰自不妄語始哲宗立司馬光舉安世充館閣之選除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后問可爲臺諫於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除右正言首論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居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願出臣章示兩府大臣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章二十上宗愈乃罷又論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妄要定策之罪語在確傳臺臣李常盛陶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言皆出御史臺爲一空方確之未貶也范純仁王存密爲申理乞從寬貸安世劾奏之純仁與存俱罷確既有分司之命而書舍人彭汝礪曾肇坐管教亦補外除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遷左諫議大夫時罷講筵且聞禁中求乳母安世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迺者民間喧傳求乳母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伏惟

東都事畧

卷九十四

二

栢葉山房

皇帝陛下天錫睿聖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寢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帝堯惟以天下爲憂不敢以位爲樂成湯不邇聲色萬世傳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也願爲宗社大計清閒之燕頰御經帷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則天下幸甚宣仁后因安世言窮詰其事乃知雇乳母者爲後官劉氏也初鄧温伯草王珪蔡確制稱其定策之功至是温伯爲承旨安世論其朋邪之罪遂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明年以寶文閣待制爲樞密都承旨時呂惠卿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安世言惠卿國之巨蠹也宜永投荒裔今遽復卿列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及確確復用則悖之徒如蝟毛而起爲國家計其得安乎願使中外羣小不能動搖正道

紹聖初停入相落職知南安軍又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三年貶  
新州別駕英州安置時蔡確之子涓數上書訟呂大防劉摯及安  
世等陷其父朝廷委蔡京等究治京欲誅滅摯安世等家族仍移  
安世梅州而究治無驗惇意欲盡誅之以快意哲宗不許徽宗立  
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繼以集英殿修撰知鄆州  
復實文閣待制知真定府徙潞州復落職知沂州貶信陽軍又三  
年除名勒停驛管峽州後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安世初擢言  
路將以親辭母曰不可以閨門之私辭君命勉之及南遷母怡然  
曰茲事固知如此且戒安世毋以得喪爲意有集二十卷盡言集  
通鑑音義十卷

臣偁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  
黨之論所以興也蓋君子不幸而爲小人所間不能深思遠慮優

東都事畧

卷九十四

四

掃葉山房

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  
成朋黨之禍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矣特疾惡  
太甚以激小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播紳貽患國家朋黨之  
禍徧於四海賢人君子流放竄逐無有遺類烏虜天下不幸小人  
竊君之權使生民受做社稷有可憂之漸則爲君子者宜求其所  
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力爭啓其狼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  
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也少耆學舉進士爲禮部第一王安  
石得其所著詩義善之以爲國子監直講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  
裏行汝礪首陳十事曰正己任人守令理財養民賑救興事變法  
苗役鹽事指撻利害多人所難言者俞充諂事中人王中正至使  
妻拜之不當除檢正神宗爲罷充而詰其語所從汝礪曰此非所

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王中正李憲臨邊汝礪曰漢唐以兵付中人多致敗事神宗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開復言神宗卒為改容罷為江西轉運判官陞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評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代還為京西路提點刑獄元祐中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繳進蔡確詩諫官交章請治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且上疏論劾已而確有謫命汝礪坐還除目遂罷知滁州召為兵部侍郎徙刑部會有大獄執政以為可殺汝礪以為不可殺與執政異徙禮部又徙吏部紹聖初進尚書言者謂汝礪附會劉摯罷為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又降待制知江州卒年五十四汝礪居家孝友與人寡合然有志於善平時與蔡確異趣確被貶又為之力辨人以此賢之所著有易義詩義奏議詩文五十卷

東都事略

卷九十四

五

掃葉書

呂陶字元鈞眉州彭山人也徙居成都舉進士為綿谷簿復舉制科試祕閣會王安石新用事陶對策有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以慰生民不閒老成之謀以結公卿不興疆場之事以懷夷狄之語策入四等安石頗不悅乃以為通判蜀州時議廢永康軍陶以永康在西山六州隘口不可廢知彭州李杞蒲宗閔以使事入蜀議榷茶陶論茶園本百姓兩稅土地不產五穀惟種茶豈可於兩稅之外立法更榷其茶如此則民困矣坐責監懷安軍商稅知廣安軍以司門郎中召哲宗即位除殿中侍御史上疏論蔡確韓縝章惇昔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罷出以正朝廷於是相繼皆罷去論保甲青苗之法坊場河度之弊與其它欠負蠲除未盡者皆罷之又言今聚斂之害雖除而浮冗之費未節他時所入不足以備所出不免復過取於民矣願加裁省蘇軾換策題朱光庭彈軾議



議先烈陶奏曰臺諫爲天子耳目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素疾程頤所以光庭爲頤報怨臣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遷左司諫上疏論韓維援引親舊分布要近方太皇太后垂簾不宜大臣如此專恣維出御史張舜民乞寢西夏封冊舜民坐左遷臺諫上章營救陶曰舜民之言實不可行遂爲臺諫所攻除京西路轉運副使改梓州成都府路召爲右司郎中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使契丹還拜給事中哲宗親政陶上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皆用其至然臣於此時猶以無可疑爲疑不必言爲言願陛下聽之蓋自太皇太后垂簾屏黜兇邪小人不能無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旣親萬機則某人可復用某政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用某政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

東都事略

卷九十四

六

摘葉

陛下察與不察耳始陶奉使以宣仁后梓宮在殯辭虜中宴設西府奏陶不先取旨除集賢院學士知陳州改集賢殿修撰知梓州坐元祐黨落職再謫分司衡州居住元符三年大赦北還提舉玉局觀知邛州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遂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舉進士爲襄樂令王安石行新法舜民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彊內所以弱內關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豐中朝廷方討西夏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遵裕敗謫監郴州酒稅會赦得復元祐初宰相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立敢言召試祕閣校理除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疆臣爭權戎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當典師問罪因及太師文彥博遂左遷判登聞鼓院於是臺諫交章論列乞還舜民職任不報逾年通判虢州提舉秦鳳路刑獄入

爲金部員外郎祕書少監使遼國還除直祕閣陝西轉運使俄知陝州久之徽宗卽位除諫議大夫尋爲吏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落職知鄂州又責楚州圍練副使商州安置凡五年許自便累復集賢殿修撰致仕以卒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其使遼也見耶律延禧爲皇太孫因著論以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美姝它日必有如張義朝挈十三州以歸當不四十年見之自號浮休居士有畫墁集一百卷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也舉進士爲蒙城簿稍擢監察御史裏行言王安禮不可知制誥及安禮遷翰林學士復力言之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路刑獄哲宗卽位徒成都府路召爲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

東都事畧

卷九十四

七

掃葉出房

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瑣之上思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中國旣安遠夷向化矣遷右司諫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拜刑部侍郎時苦雨雪稷上疏曰白二聖臨御以來朝廷清明何嘉祥未臻而沴氣斯應豈應天之實未至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與豈官掖之臣有關預政事者與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願陛下昭聖德畏天威延問名臣總正萬事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動如祥風六親和於內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爲吏部侍郎出知河南歷真定

穎昌應天府湖州杭州徽宗卽位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稷對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仁佐佑哲宗垂簾聽政退黜小人洎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日錄亂之今修神宗實錄願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數上疏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稷謂臺屬曰益共論之遷工部尚書布遂相徒禮部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寶文閣待制俄奪職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又除名移建州徙婺州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五

王覲字明叟秦州人也舉進士爲秀州司戶參軍神宗時爲太僕寺丞哲宗立徙太常丞擢右正言右司諫首陳知人安民之術論役法曰司馬光所言差役大意已善矣條目則小有未善也章惇

東都事略

卷九十四

八

掃葉山房

旣爲同列當共議之時不能盡忠論辨乃待其已行之後方言其不便其懷姦狙詐如此因極言惇之黨四人皆朋邪害正者章數十上由是惇罷夏國主乾順繼立慢傲不恭覲曰小羌凶狡窺我厭兵也爲今日之計訓卒侍糧非不可攻且守也哲宗是其言洮東擒大酋鬼章覲奏日向聞朝廷欲留鬼章招納其子臣切以爲非計也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臣謂莫若赦之處於洮城秦雍之間不惟示聖朝含容亦所以壞其黨也覲患朋黨之弊會學士院發策試館職言事官論其失當而執政大臣之論又不同覲言願陛下姑置衆論取所與策題詳察之則是非立見矣彼同異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若悉考同異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則兩歧遂分而朋黨之論起矣學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陷君子必以朋黨名之然後君子

可以盡去而小人得志今朝廷清明賢能萃聚不可因小事而生  
大患此陛下所當謹者爲右司郎官遷侍御史拜諫議大夫蒞宗  
右丞覲言其過遂罷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遷發運  
使入爲刑部侍郎改戶部紹聖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移  
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再貶鼎州團練副使澧州  
安置徽宗立起知永興軍除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論章惇之罪  
改元詔下覲曰建中之名義雖取於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乞以  
德宗爲戒徙翰林學士上疏論神宗作法於前子孫守之於後固  
不可失也至於時異事殊理須損益之是亦神宗損益祖宗法度  
之意覲謂理財之本在節儉嘗上疏論之時朝廷以邊計不足鬻  
爵覲力言其弊以謂今無窮之費正在西陲與其行鬻爵之權不  
若損費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移海州俄落職官祠又坐彈章惇

東都事略

卷九十四

九

掃葉出房

除名勒停臨江軍安置卒年六十八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五

列傳七十八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也始生族父得象奇其風骨以為必貴舉進士甲科知商洛縣嘗與蘇軾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踞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軾下潭書壁軾不敢惇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軾拊惇背曰子厚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熙寧初王安石秉政以惇編修三司條例除祕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察訪荆湖用兵於是溪洞拓境數百里入修起居注除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出知湖州除翰林學士未授命丁母憂服闋入知審官院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逾年出知陳州移定州元豐五年召為門下侍郎哲宗卽位遷知樞密院事宜仁后臨朝用司馬光

東都事畧

卷九十五

堯葉房

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猶未去位光復差役舊法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行差役於諸邑惇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後有弊今改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行遽改恐後亦有弊乃於簾前與光爭論其言不遜諫官蘇轍論其姦惡惇與確皆逐去惇知汝州徙揚州提舉洞霄宮惇以父命年高乞侍養而諫官劉安世猶疏惇之罪復留汝州呂公著奏曰章惇父老居蘇州今惇復留汝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大臣失晨昏之養遂聽歸命卒惇免喪復領洞霄宮哲宗親政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旣相引蔡卞為右丞惇下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舊臣者凡元祐更張弊法悉皆追復用林希為中書舍人張商英等為諫官惇卞大肆羅織竄逐元祐臣僚于嶺海南英等力詆元祐希行元祐諸人責詞遂至毀罵甚者謂元祐之初

老姦擅國益以詆宣仁后也惇又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於是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恕造宣訓之語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又教蔡確之子渭上文及甫與邢恕私書事惇下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宣訓事者恕爲惇說云司馬光亦疑宣仁后有廢立事光嘗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蓋宣訓者北齊婁太后宮名也婁太后廢其孫少主立其子常山王演恕妄謂司馬光亦有是言以實宣仁后有廢立之意使天下信之光遂追貶恕旣誘高士京上書論其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我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語惇下欲誣罔宣仁后遂贈遵裕奉國軍留後王珪亦追貶初邢恕在元祐時責汝州文及甫與恕皆素怨摯等乃與恕書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濟之以粉昆朋

東都事畧

卷九十五

一

掃葉房

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等語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忠彥弟嘉彥尚主也故曰粉昆而朋類錯立者謂王巖叟梁燾也及甫與恕書肆爲詆毀之辭恕以此書與確之子渭使訴其事及置對及甫爲蔡京安惇所脅乃云以昭比摯眇躬乃以爲指哲宗而粉昆謂巖叟面如傅粉燾字況之以况爲兄故曰粉昆也後確母又言梁燾嘗與懷州致仕官李洵言朝廷若存蔡確則爲徐邠安乎以爲李洵等所謀乃追問洵洵依違以答適因星變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摯等可勿治然摯燾同時死于嶺南貶所人亦疑之惇與下結中官郝隨爲助言於哲宗欲追廢宣仁后自太皇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下明日惇下再有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乎惇

下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此皆惇得罪天下後世者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相推本上意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至惇作相以爲蹙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砦取復故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矣惇性狡毒忍於爲惡於是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則安惇也其爲人所疾如此哲宗崩欽聖憲肅皇后議所立惇日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欽聖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日以長申王當立欽聖后曰申王病廢不可立惇尚欲有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惇曰章惇聽皇太后處分簾卷徽宗已立矣遷特進封申國公充哲宗山

東都事畧

卷九十五

二

掃葉山房

陵使至成臯大昇輿陷于潭逾宿而行坐是出知越州未至責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參軍惇至此方悔謝表乃云盡力以邊徐王覬覦之謗一心以明宣仁保佑之功惇復云覬覦之謗者是徐王無覬覦之事也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責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報復改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徙越州改湖州卒年七十一復特進申國公政和三年贈太師

臣稱曰元祐之盛一司馬光實成之紹聖之禍一章惇實致之蓋君子小人如冰炭如東西不可同器而易位況惇之姦足以鼓惑人主之心將何所不至誣宣仁廢哲后行紹述立鈞黨結邊釁興大獄窮凶極惡肆爲不道未有如惇之甚者也嗚呼光之相天下

驪欣如此悼之用而天下怨憤如彼乃知治亂安危不存乎他在乎君子小人而已後之人主可不鑒哉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也幼孤學於其兄輩舉進士熙寧初王安石執政薦之因上書名見論事合意遂除崇政殿說書遷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六房公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爲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兼三司使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市易措克之虐落職出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又知陳州移慶州復入翰林尋遷戶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青州瀛州哲宗親政復入翰林遷承旨兼侍讀擢拜同知樞

東都事畧

卷九十五

四

掃葉山房

密院事進知院事時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僚士心不附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欽聖憲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惇有異議布奏惟太后令惇由是得罪一日中使召蔡京鑠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曰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布拜右僕射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爲云忠彥旣爲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蔡京於是召用爲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也奈何使宰相私共親布之壻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



於是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而罷翼日爲御史所攻布由是得罪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尋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舉官趙諗而諗反責散官衡州安置復以棄澶州責授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叅軍移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以卒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文肅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五終

東都事畧

卷九十五

五

掃葉山房



編曰文肅

其然軍務倚於中大夫提舉崇福宮以卒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文肅官滿休矣體身以疾歸孤責與賈惟原謝又責兼御史中丞官太平秋運去又判開封府又判南京又以嘗薦舉官趙諗而諗反責散官衡州安置復以棄澶州責授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叅軍移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以卒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文肅

東都事畧卷九十六

列傳七十九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也舉進士調蔡州推官召試爲祕閣校勘出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會行新法而奉行之吏或異趣爲高或迎合求進而燾平心以奉詔條號無所倚時司農以符檄風天下如免役增寬剽造簿供手實散青苗等事天下爭趣之燾數有陳論暨見神宗復極論之爲立法禁累擢修起居注元豐初使高麗燾諭以朝廷恩意其國主感泣遇燾有加禮以爲過契丹使遠甚且使其臣言之燾笑答曰尊中華與事大國禮固均也特以罕至故有加爾且朝廷與契丹講好歲久今遣使寵綏遠人豈枝厚薄於其閒哉時以其言爲知體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直學士院初都水監丞范子淵建請導洛通汴命燾行視燾以爲勞費甚

東都事畧

卷九十六

掃葉山房

大且非經久之利以議不合出知陳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爲戶部尚書六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時夏人款塞燾請因而撫之且戒將吏毋生邊隙旣又請疆場非要害者還之以示恩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應示吾厭兵之意哲宗嗣位乃遂其前議於是歸其葭蘆等四砦元祐二年進知院事燾謂爲國者不可好用兵又不可畏用兵好則疲弊生靈畏則取侮遺患今朝廷每戒邊臣非舉國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然虜數犯塞亦未免疲弊之患雖僅保城砦適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如左氏所謂用三師以疲楚之意此計之上也又乾順才數歲非秉常近親獨梁乙逋利於持權與梁氏立之其酋長善用兵者如嵬名阿吳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顧望不若有以離閒之彼阿吳等旣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焉知其不回戈以復讎梁氏此一奇也用其策

夏人卒相猜貳遂復修葺以 使路或循河隄而大河方移徙非所以示儉是時河方北流朝廷雖欲回復初不甚力燾言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北限強胡今河每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北抵境上則南岸遂屬虜界彼若爲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爲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又爲高論殊不考利害量輕重徒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至計也以母喪免服除授觀文殿學士知鄆州改鄭州移潁昌府紹聖元年拜門下侍郎時章惇用事貶謫元祐舊臣燾陰爲開釋惇不樂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改知鄭州四年落職知大名府徽宗卽位復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復拜知樞密院事先是邈川溪巴溫之子隴撥降以其地爲鄆州命將吏戍守之議者多以爲不可守未幾溪巴溫又請舊

東都事畧

卷九十六

一

掃葉山房

地并丐隴撥等下樞府問狀遂以其地與隴撥并還之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其將請去也燾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但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寵位以快恩讎下欲希進用而肆朋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爲謀則善矣然未嘗以豪髮爲朝廷計者也坐棄涅州降端明殿學士再責寧國軍節度副使安置漢陽軍旣而復鄆州降祈州團練副使復鄆州移居建昌軍徙襄州提舉鴻慶宮復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五燾資淡泊無聲色之奉事親孝爲文長於議論燾卒後五年始盡復故官職云李清臣字邦直世爲魏人也少孤事母兄孝友自力學問韓琦以其兄之子妻之皇祐中舉進士治平中舉制科考官韓維稱清臣文瞻時京師霖雨議者多及濮邸將廷試或語清臣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合矣清臣曰此漢儒說吾不能知民

開豈無疾痛可言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人腹心肺腑惟有所  
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五  
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而已又以謂縣  
官百須皆出於農比者陳鄧許亳饑農民多死而他業者自如儻  
令難征苛取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矣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策入  
次等授祕書郎僉判平江軍歐陽修以館職薦之召試擢集賢校  
理韓絳宣撫陝西奏清臣爲屬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  
絳貶清臣因還所遷官通判海州同知太常禮院爲京東路提點  
刑獄召充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吏部尚  
書元豐六年擢尚書右丞哲宗立徙左丞元祐初罷爲資政殿學  
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永興軍真定府召爲戶部尚書未至拜正  
議大夫中書侍郎呂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

東都事畧

卷九十六

二

掃葉山房

以門下侍郎蘇轍在上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  
帝法度轍奏曰陛下卽位宣仁后垂簾之初兄軾方起自謫籍臣  
亦被召清臣時爲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清  
臣辭屈乃曰蘇轍嘗以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而轍由此罷黜轍  
旣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  
心獨當國亟復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惇至清臣旣不  
得作相遂與惇爲敵會哲宗幸楚王第有婦人遮道叫呼誣告清  
臣謀反旣已屬吏繫治婦人本瀘州倡常爲清臣姑之子田嗣宗  
外婦詔捕嗣宗得之清臣猶未請去獄將具言者有疏論列嗣宗  
旣伏法清臣遂以資正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奪職知真定府徽  
宗卽位以禮部尚書召復大學士月餘拜門下侍郎章惇罷相清  
臣奏章惇爲相朝廷屬以政事爲之不置次補而惇不念體國其

所以開導上聽者莫非伎忍殺伐之事以己之平日仇怨或託謗誦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逐南方投之死地故貶人并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悉爲囚徒又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干餘家自古姦臣少惇比者今旣罷去尚以特進守藩天下人心鬱抑不快蓋加誅殛以慰民望惇遂責散官安置徽宗欲息朋黨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國清臣乃與同時輔政者叶謀以輔上意盡還遷徙舊臣稍復其恩數品秩久之與時議寔不合復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後以元符中章疏詆訾先朝追奪職名言者又以清臣與韓忠彥黃履執政日請復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臣侂曰人臣以公正爲忠朝廷以安靜爲福紹聖之初清臣復被任用不以公正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上意自是朋黨之論起而士夫蒙其患矯誣之說行而聖后負其謗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相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清臣之謂也可不戒哉

東都事略

卷九十六

四

菴葉山房

許將字沖元福州閩縣人也舉進士第一調僉判昭慶軍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直舍人院遷知制誥北虜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地歲聘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乃命將閱文書至虜中館伴蕭禧果問以代州事將屢屈之乃不敢言使還除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言者言將勘太學公事釋上舍生不實出知蘄州以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又知鄆州入爲兵部侍郎條奏八事以爲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

作曰給用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  
拜尚書右丞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徙大名府會大河東  
北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  
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  
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  
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紹聖元年召爲吏部尚書將上疏乞依  
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祠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時章惇爲相與  
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臣僚惇卞奏乞發司馬光墓將獨無言  
哲宗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意與  
卿同乃不從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寇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  
章榘榘果有功徽宗卽位爲門下侍郎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  
過河朝議難之將獨以蕃夷不可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旣已戒

東都事畧

卷九十六

五

掃葉山房

期願遂逐之未幾捷書至將在位御史中丞宋諤取將舊謝章表  
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  
元祐閒嘗爲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  
元祐之所爲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強顏  
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  
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拜觀文殿學  
士除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召爲佑神觀使未幾而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諡曰文定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也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聖求後  
復舊名舉進士爲上饒尉王安石當國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條例  
檢正中書戶房事遷集賢校理知諫院知制誥御史中丞翰林學  
士因論奏相州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

學士知成都府尋復職如初兼掌皇子閣牋記凡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焉除翰林學士承旨修撰神宗實錄拜吏部尚書言者論潤甫草蔡確制謂其有定策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元年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遂拜尚書左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安惠黃履字安中邵武軍人也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爲王宮教授召試爲館閣校理遷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兼知諫院神宗詢天地合祭是非履對曰本朝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以盡志於是其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於是北郊之制定郊廟禮文多履詳定焉同修

東都事畧

卷九十六

十一

掃葉山房

起居注召試知制誥以母喪免服除以禮部尚書召還爲御史中丞時大臣有罪罰金履奏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嬰以廉恥則人矜節行羣臣且然況大臣乎故罪有可惡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以罰金示辱哉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詔所自履諫曰御史以言爲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而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遂寢哲宗卽位除翰林學士兼侍講請外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學士召還復爲御史中丞上章乞黜責呂大防之黨以正典刑又謂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非是初神宗在位留意禮樂欲垂一代之制而歷古循習未得適從遂詔廷臣羣議時修郊廟奉祀禮文卽令主辨南北之說而議者芬糾訖不果行復還朝乃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圖下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也舉進士調涇縣簿神宗朝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當服淺素希奏禮后爲父降服期今服淺素不經命使高麗希辭行責監杭州樓房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除著作佐郎遷禮部員外郎元祐初爲祕書少監歷左右史召試中書舍人爲言者論列而止改集賢殿修撰知蘇州久之以天章閣待制知杭州爲禮部侍郎道除知亳州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哲宗親政留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國史兼侍讀哲宗嘗訪希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自呂大防劉摯軾蘇轍等書命皆希爲之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書舍人惇仍許以爲同省執政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尚書移吏部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希怨惇不引爲同省執政遂背惇於是出知亳州移杭州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遷資政殿學士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尋奪職知揚州徙舒州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大學士諡曰文節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七

掃葉山房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試六論祕閣及射策報聞除監察御史英宗立爲殿中侍御史獻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凡數百言初之奇游歐陽修之門修主濮議之奇盛稱之及是以浮語彈修攷驗無實出監道州稅改宣州而之奇遂爲清議所非新法行爲福建路轉運判官遷淮東路轉運副使歲饑募民興

水利以食流民溉田九十餘頃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與宿之臨  
渙橫斜三溝此其大者也又爲江西河北陝西轉運副使之奇在  
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縉八十餘萬邊粟皆  
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六百二  
十萬石至京師始建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者  
哲宗立除直龍圖閣陞發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以御史有  
言降集賢殿修撰知廣州賊岑探攻陷新州之奇遣鈐轄楊從先  
討平之除寶文閣待制再爲發運使改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拜  
戶部侍郎出知熙州之奇在邊務修守備謹斥堠嘗若寇至終之  
奇去羌不敢犯紹聖中知開封府擢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  
兼侍讀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未幾知  
慶州徽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沅州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七

一

掃葉山房

變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收其地爲徽靖三州崇寧元年除觀文  
殿學士知杭州俄奪職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年六十四復觀  
文殿學士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辦稱有文  
集雜著共百餘卷

章棗字質夫建州浦城人也始以庶父得象蔭爲將作監主簿復  
舉進士甲科知陳留縣以最擢提舉荆湖北路刑獄稍遷直龍圖  
閣知慶州方是時朝廷戒邊吏毋得外侵乃更斥葭蘆安疆等四  
砦予夏人使歸我永樂之人棗以謂古者一有罪貶爵削地甚  
則六師移之今旣憚用兵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彼雖猖  
獗壤地褊小不過一再舉而勢蹙力窘矣夏人將寇環慶棗命驍  
將將精兵授以方略又使人置毒於牛圈豬水中旣而虜入圍環  
州其所遣將折可適潛師洪德城虜過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

出斬千餘級虜經牛圈飲其水人馬多死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徙南京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文知渭州至卽上言城瓠蘆河川據形勝以窺夏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瓠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而畢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與役虜以其衆乘我師大敗之擢樞密直學士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築城夏人聘視不敢動實自涇原始無何夏國主與其母自將數十萬圍平夏不能克一夕遁去戎母慚勞面而還除龍圖閣學士夏國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棗遣折可適郭成閒以輕騎夜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千餘獲牛羊十萬種羌震駭進端明殿學士棗在涇原四年凡置州一城砦九夏人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朝貢天子赦而聽之乃爲寢兵徽宗卽位徙知河南入見留

東都事略

卷九十七

二

掃葉山房

提舉中太一宮遂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老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而卒諡曰莊簡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也舉進士稍遷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同修起居注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吏部侍郎哲宗卽位修撰神宗實錄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爲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爲稱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爲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潁州改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紹聖初治實錄事坐落職知秦州改海州加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徽宗卽位召爲吏部侍郎修哲宗實錄遷尚書拜尚書右丞徽宗欲親祠北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旣退皆曰上不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何邪清臣乃

已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其後諫官陳瓘上書曾布言其尊私史而壓宗廟布怒佃曰瓘書雖無反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遷尚書左丞佃執政薦拔人材多恬退者時臺章多論元祐時人佃曰始以薄責一施之然後詔更不窮治如何布與章彙是其言後數日詔下以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多禮家名數之說如埤雅春秋後傳禮象等皆傳於世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也舉進士稍遷大宗正丞爲工部員外郎諸王府記室參軍出知福州移潭州入爲太常少卿除給事中兼侍讀於是左正言陳瓘論益守潭日鄒浩貶新州道其郡投宿僧寺益差兵卒逼浩登舟使冒風濤夜度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皆貶湖南並爲益所侵困當時大臣以爲是而天下以爲非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七

四

掃葉山房

陛下以此察之則益之爲人可知矣今豈當爲給事中哉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仍兼侍讀時執政建言上當爲哲宗期從兄弟之服曾肇進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嘗同出黃帝然世數已遠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乃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肇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與益質於上前益語塞是歲遷吏部尚書俄拜尚書右丞崇寧初遷中書侍郎卒年六十六益資詭譎始以潛邸舊僚進而阿附二蔡持論不正深爲物議所貶

吳居厚字敦老豫章人也舉進士第元豐初爲提舉河北常平又爲京東路轉運副使卽萊蕪利國兩監官自鼓鑄贍足一路一日手詔謂今內外財計之臣政績著驗未有過居厚者卽拜天章閣待制陞都轉運使又請鑄大錢以一當二歲出二十萬緡佐關陝

兵食神宗曰居厚於分職之外郵及它路非材智有餘不能爾居厚任職以辨治聞數被褒詔然民不勝其怨也元祐初朝廷稍更新法以寬大爲政於是御史言居厚苛刻責散官黃州安置尋知廬州紹聖初知蘇州居數月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旋復舊職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閒咸賴其利召入爲戶部侍郎權尚書滿二歲爲真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修奉永泰陵居厚爲橋道頓遞使坐積兩滯留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鑿藥使病者有歸多所全活後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云復龍圖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再尹開封除戶部尚書拜尚書右丞遷中書門下侍郎大觀初請老以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坐謬舉左遷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提舉鴻慶宮退居豫章築室東海之上久之起守本郡徙帥河東過闕留爲佑神觀使復拜門下侍郎

耶知樞密院事每從容爲上言適追先烈在堅聖志又乞改重幣爲當三以息貪夫盜鑄之患時遼使至居厚言於徽宗曰盟好不違也願益敦信誓以安虜情徽宗嘉納焉上書納政以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逾年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也以上舍釋褐爲雅州司戶參軍成都府教授除監察御史出爲利州路轉運判官移夔州路又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徙江東路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改右司員外郎權吏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惇黨附章惇而與蔡京比遂同奏元豐末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於輔立之際陰懷異志衍坐誅元符初爲御史中丞惇與蹇序辰看詳元祐訴理所公案惇奏凡得罪於元豐之閒乞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由是復施行者千餘人又以文及甫與邢恕書授蔡渭使訟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

大防梁壽王巖叟劉安世等害其父確謀危宗社奪其子孫恩澤  
存者正反坐之法投之嶺外又奏元祐初置訴理所將熙豐以來  
斷過刑名輒行奏雪訕謗先朝歸怨君父其元看詳官劉摯孫覺  
胡宗愈傅堯俞等乞加罪悉皆坐謫徽宗召還鄒浩惇乃言浩先  
朝所棄不可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於是左正言陳瓘論其罪  
惡以寶文閣待制知潭州尋褫職瓘復論訴理事與序辰並除名  
放歸田里以郊赦復官提舉太平觀知滁州召爲工部侍郎既至  
遷兵部尚書崇寧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贈特進惇  
有子郊郊嘗指斥乘輿爲其族人所告坐棄市郊勒停涪州編  
管惇追貶單州團練副使政和間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惇有  
嫉堯臣上書論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以爲燕雲之  
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之築長城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七

六

掃葉山房

漢武帝之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  
周宣王之薄伐玁狁漢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  
武斥臧官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胄  
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豈勇畧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  
殘寇哉蓋以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不忍吾赤子重困鋒鏑而已  
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來寇不得已而與之戰戰而勝乃聽  
其求和遂與之盟遂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  
也今者中外之人咸謂董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  
王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  
銳伺隙以逞其所大欲此臣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也伏望思祖  
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矜守景德舊好無  
使夷狄乘閒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堯

臣以官而停於是亦追復正奉大夫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七終

東都事畧

卷九十七

七

掃葉山房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八

知傳八十一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也幼力學溢于文詞舉進士爲禮部第一積遷職方員外郎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綰上書曰陛下得併昌之佐作苗役之法百姓無不鼓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矣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矣安石大喜卽召綰使陳邊事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後數日屬安石致齋陳升之馮京以綰知寧州綰曰我復還知寧州乎及明日除集賢校理自綰至京師蜀人在朝者莫不笑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未幾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於其間平免役水利保甲之政皆自司農放矣擢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遼人來爭河東地界綰論虜人懷姦生事輒肆窺測去冬聚兵

東都事畧

卷九十八

摺葉山房

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僞深淺不爲難見不過因護疆土貪惜金帛爲堅久盟約之計耳今日戎狄慢侮若禦之以堅疆則不失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若先之以畏屈則大爲中國之恥恥則彼不我信而或將力爭神宗爲執政曰王赫斯怒此乃怒出不意非若忿速之人見侮而怒也前此出錢免役時呂惠卿請立告緡使自陳其貲謂之手實綰曰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拚出錢則家家有告許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益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蓄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不犯徒使鬻訟者起利報怨而公相告許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爲生神宗是其言詔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罷之王



安石復相縮乃言呂惠卿借富民錢買田產故惠卿出知陳州又言章惇穢行而惇亦罷知湖州遷翰林學士仍爲中丞初縮以附王安石居言職及安石罷復附呂惠卿至是安石與惠卿相仇縮復主安石凡惠卿之黨極力奏劾之縮懼安石去而失勢屢請留之其言無所顧忌神宗怒欲絀縮而安石亦懼乃言臣昨聞鄧綰嘗爲臣子弟營官及薦臣子壻可用又爲臣求賜第宅縮爲國司直而乃與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兼縮近舉御史二人其一彭汝礪者與練亨甫相失縮聽亨甫游說故別舉官審如所聞卽豈可在論思之地而亨甫亦不當備宰屬矣於是神宗謂縮操心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魏州而亨甫亦罷尋除龍圖閣待制以言者改集賢院學士知河陽數月復待制知荆南又知陳陝青三州哲宗卽位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徙揚

東都事畧

卷九十八

一

栢葉山房

州復以言者論其姦回改滁州未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徽宗朝爲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舉進士爲汝陽簿哲宗召對爲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擢起居舍人徽宗卽位爲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韓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爲韓琦子能繼父志陛下爲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逆事非用蔡京不可又進愛莫助之之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司馬光年表刻爲旁通分爲左右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官分而爲七左曰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以溫益爲首其餘不過三四人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焉多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書一人姓名於宰相

下而掩之徽宗視之則京也徽宗謂布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然與卿不同奈何布曰洵武所陳旣與臣不同乞不與議徽宗以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徽宗決意用京矣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進吏部侍郎神宗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尚未是正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創法釐正官名使省臺寺監之官實與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弊倫庶政攸敘於下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願造爲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粲然大備徽宗從其言遷戶部尚書移刑部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吏之方未經任人毋得任司理以重犴獄之寄六曹人毋得用他司酬獎以杜僥覬之門皆著爲令拜尚書右丞遷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興

東都事畧

卷九十八

二

掃葉山房

洵武妻吳氏侔之兄弟也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再領明道宮知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召爲中太一宮使拜觀文殿學士大名尹入爲佑神觀使兼侍讀除保大軍節度使政和六年拜知樞密院事五谿蠻擾邊卽倣陝西弓箭手之制募並邊之民習知溪洞之險易者爲刀弩手置提舉官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分荆湖北路爲鼎澧路置都鈐轄司於鼎州以鎮撫之遷特進宣和元年拜少保封莘國公洵武之在右府也蔡京謀取燕雲洵武以謂盟好百年其可一朝棄之議遂寢後契丹袁王黼復建燕雲之議而洵武已沒矣卒時年五十六贈太傅諡曰文簡子雍

蹇周輔字礪翁成都雙流人也晚中特奏名復中進士調知宜賓縣又知石門縣通判安肅軍入爲御史臺推直言鞫獄有勞擢開

封府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羣偷嘯聚閩中改使福建俾護諸將以討之廖恩請命閩遂無事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寺首以周輔爲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加集賢殿修撰爲河北都轉運使除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數月改授刑部侍郎先是周輔請運廣鹽數百萬代淮鹽均賣於湖南周輔坐抑勒騷擾罷知和州徙廬州卒年七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宗嘗命周輔答高麗書屢稱善然世論其爲人深文刻覈也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舉進士元豐中爲諫官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權禮部尚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及徽宗卽位言事者論其惡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語在惇傳起知斬州尋爲戶部侍郎蔡京爲格以序辰爲翰林學士遷承旨有言其在先帝諒闇以音樂

東都事畧

卷九十八

四

掃葉山房

自娛者由是黜知汝州後復龍圖閣待制知蘇州坐縱部民盜鑄貶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而卒序辰亦有文善附會然深文刻覈亦似其父云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也幼受學於王安石擢進士第爲定遠尉秀州軍事判官召對便殿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皆言選人未有除御史者不草制三舍人悉坐免而言事者亦論定嘗匿所生母服不可備言職詔御史臺與決謂宜解官申心喪而定親戚鄰人稱定仇氏所生仇氏亡日未嘗解官持心喪止以父年八十九乞在家侍養御史林旦薛昌朝皆力言之改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久之遷太常丞直舍人院以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召拜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知諫院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定與同時御史舒亶

何正臣劾蘇軾知湖州以表謝上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神宗命送御史獄軾謫黃州方定自韜軾獄勢不可尚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十年所作文章引援經史隨問卽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時慧出東方求直言術者謂有兵變神宗命宦者察衛士飲食定言一飲食不足以示恩適動小人之心遂罷之因復有議廢明堂祀者神宗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不知誰爲此言頗得効其謬妄神宗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以論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王巖叟言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窳殛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六十紹聖初悉復故官職云

東都事略

卷九十八

五

掃葉山房

何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也擢進士調臨海尉民有使酒逐其叔母者亶命執之不服卽斬之投効去王安石當國聞而奇之用爲審官院主簿熙河路分畫疆界命亶馳往于時洮隴新喋血亶卽日引道至則示以朝廷威信夷人以肉置刀頭陷亶亶以口承之衆皆歡呼使還提舉兩浙常平召爲太子中允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神宗不悅亶奉詔驗治窮盡黨與加集賢校理與李定何正臣交論蘇軾作爲歌詩譏訕時事軾坐貶黃州尋修起居注知諫院擢御史知雜上言郡邑不治監司得以按効至中都官不治而御史顧不得行法誠使御史如監司人知所畏矣於是置六察官朝廷推行新法亶言役法不均責在提舉官神宗曰提舉官未可責也近臣僚有自陝右來者欲盡蠲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且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

朝廷立法但欲均爾卿更可講求以聞憲給事中直學士院拜御  
史中丞上疏論尚書省凡奏鈔法當置籍錄其事目今違法不錄  
既案奏乃謾以發歷爲錄目之籍置以爲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  
御史臺受事簿亦無錄目亦奏置爲欺罔又劾奏直學士院曰  
違法請廚錢臺官朋蔽不言請付吏事下大理獄具當坐贓追兩  
官勒停哲宗卽位授保康軍節度副使至徽宗卽位起知無爲軍  
復以言者罷久之知南康軍崇寧初辰州蠻叛以直龍圖閣知荆  
南府直選形勢得飛山福純城建新城爲控扼之要以功除龍圖  
閣待制卒年六十三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八終

東都事畧

卷九十八

六

掃葉山房

開禧元年六十三

直學士院拜御史中丞上疏論尚書省凡奏鈔法當置籍錄其事目今違法不錄既案奏乃謾以發歷爲錄目之籍置以爲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御史臺受事簿亦無錄目亦奏置爲欺罔又劾奏直學士院曰違法請廚錢臺官朋蔽不言請付吏事下大理獄具當坐贓追兩官勒停哲宗卽位授保康軍節度副使至徽宗卽位起知無爲軍復以言者罷久之知南康軍崇寧初辰州蠻叛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府直選形勢得飛山福純城建新城爲控扼之要以功除龍圖閣待制卒年六十三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九

列傳八十二

邢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也少俊邁多學能文章喜功名富貴謀大而術疏論占今天下事多戰國從橫之說從程頤學中進士甲科調永安簿頤稱其才於呂公著薦崇文院校書王安石行新法恕謂其子雱曰更法人皆以爲不然子盍言之安石怒出知崇德縣恕於是謝病不仕者七年元豐初爲館閣校勘改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又遷職方員外郎哲宗卽位除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恕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福宣仁后呼公繪謂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不敢隱乃曰起居舍人邢恕作也時恕已召試中書舍人爲言者論列出知隨州改汝州尋復直龍圖閣知襄州移河陽俄以集賢殿修撰知滄州初神宗升遐恕爲蔡確畫謀

東都事畧

卷九十九

掃葉山房

妄作策立之功以謗宣仁后見蔡確傳至是詆官梁燾劉安世吳安詩皆言恕與蔡確章惇黃履交結人以四凶目之遂謫監永州酒紹聖初除直龍圖閣知徐州遷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入爲刑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御史中丞恕言劉奉世當元祐間與劉摯爲謀主傾害策立大臣奉世坐貶又言張舜民歷御史宰屬不聞正論而舜民被黜恕每上殿奏事移時不下章惇疑之出其元祐初謫隨州時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后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出知應天府責知南安軍復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判南言者論恕昨自謂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于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于蔡確妻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幾至覆族恕反覆詭詐之人也遂落職分司西京均州居

住起知隨州復龍圖閣待制歷鄭定渭三州除龍圖閣學士徙太原坐知渭州日西人入寇落職知虢州移汝州俄復顯謨閣待制知鄭州提舉崇福宮以中大夫致仕初蔡京爲相以怨氣豪不可與時輩同立朝連用爲邊帥欲使自外循至將相然亦不諧也恕病且死尚與章惇爭定策功云子居實字敦夫有文早天僚亦恕子也爲人寡學識而奸詭似之幹離不兵之困京師也欽宗與之割地以和申盟而去幹離不旣還而黏罕尚留隆德遣使來求賂時大臣有輕敵之意畏曰今勤王之師踵至當與之抗且彼旣領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逾月不遣僚以爲司農少卿爲館伴有都管趙倫者燕人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僚曰金國有餘視金吾者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帥僚自以爲出奇計遂以聞于朝大臣信之卽以詔書授倫賜餘視書

東都事畧

卷九

一

精業山房

納衣領中仍厚賜倫金帛倫至黏罕所首以其書獻之黏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遂復提兵南下于時僚出知岳州朝廷以僚始禍除名勒停

臣僂曰邢恕始以持論有守坐廢七年天下高其風然其爲人貪功名反覆不靖者也與蔡確章惇微幸天功不爲世所容及惇用事復與之膠固爲一凶德參會以濟其說故雖謗及君親而不卹也烏虜所謂交亂四國者與利口覆邦家者與迹其所爲則漢之江充息夫躬唐之李訓鄭注之流異世而同轍矣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也徙居洛陽幼孤自立好學問事母孝舉進士爲成紀簿以文受知於呂惠卿除郟州教授自是敬王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爲御史裏行初對陳治道論風俗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太守而監司薦之畏言侍

從賢否上所素知而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異日地耳乞戒其觀望  
改宗正丞除提點夔州路刑獄請祠歸洛時元祐初也畏過計恐  
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夷獠之民聞用司馬公皆  
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薨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臯夔稷契  
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用畏爲  
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摯論其立  
朋黨條奏十事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出之畏連攻二相意欲  
門下侍郎蘇轍爲相而宣仁后復自外召拜范純仁爲右僕射畏  
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知朝廷不相轍矣復上章言蘇轍不可大  
用其反覆如此遷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者有四夷狄河事役法  
內外官政時存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爲相關  
之地宰相旣不自差而使其屬舉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彥以議皇

東都事畧

卷九十九

二一

掃葉山房

地示祭不同自刻乞罷畏言彥據經論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務  
觀望不敢以守官爲義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爲諫議大夫范  
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大防爲山陵使畏  
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若宗信之大防罷  
章惇入相畏陰結之謂惇曰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  
轍以逐劉摯梁燾輩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迹雖元祐心  
在熙豐惇以畏爲吏部侍郎畏見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  
壽與惇不合勢相敵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  
日所爲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尋落職知虢州入元  
祐黨後知鄧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居於  
洛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  
畏遣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明河南尹薛



昂京之黨也畏因昂深言於京遂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之士民詣闕請封禪中嶽畏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治行亟得疾以卒年六十九畏頗爲縱橫學有才辯而多裨闔以元豐時進用元祐時從官紹聖時遷職人謂之三變與邢恕善恕術疎畏謀深皆以好進喪名節云

來之邵宇祖德開封咸平人也舉進士調潞州司理參軍元豐中爲大理評事除監察御史黃履爲中丞言之邵嘗雇雜戶女爲婢左遷將作監丞哲宗卽位遷太府丞爲秦鳳路提舉常平利州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入爲開封府推官復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論蘇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宣仁祔廟之邵請先逐呂大防而相章惇其他彈擊爲多擢侍御史除刑部

東都事畧

卷九十九

四

掃葉山房

侍郎諫官張商英論之邵與穎昌民蓋漸訟財產事以直龍圖閣知蔡州卒年四十八之邵炎涼附執論事出於觀望指忠直爲姦向以黨章惇云蔡京爲相特贈之邵大中大夫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軍人也由進士爲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監直講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相州富人子殺人獄疑于審刑大理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賅知制誥蔡確引猜險吏法官數十人窮訴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乞以獄事詔臣等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受賅之實天下服其持平秩滿監進奏院哲宗卽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再除監察御史言青苗之法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歲之患願復常平糴糶之法而罷青苗蔡確弟碩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旣上均論確爲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又言李清臣備位輔佐俛

首隨和碌碌固寵願賜免遂罷政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  
及宰相文彥博而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  
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任旣而臺諫  
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旣而臺諫悉補外而均遷殿中侍御  
史西戎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嵩計棄四砦  
至是又請蘭州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夷狄知威之不可獨立  
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夷狄且懷  
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扼要路若輕  
以予之恐戎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  
詞以拒之是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爲患不如治兵  
積穀畫地而守使戎人曉然知朝廷之意也當是時傅堯俞爲中  
書侍郎許將爲右丞韓忠彥爲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

東都事畧

卷九十九

五

掃葉山房

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以治天下  
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  
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  
令就職務爲協和歸於至當詔堯俞等就職御史中丞蘇轍等尚  
以爲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  
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并  
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爲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爲  
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爲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  
而蘇轍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旣而肯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爲  
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爲忠邪將舍  
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若使不  
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耳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曰大

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改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相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還除右正言是時巨防已罷政均論大防蘇轍等六罪大防轍等並再黜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黜而服不可用惇怒出均爲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徙淮東遷梓州路轉運副使移淮南知越州徽宗卽位以祕書少監召還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遷給事中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復集賢院修撰提

東都事畧

卷九十九

十六

掃葉山房

舉洞宵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童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也舉進士調連州司理參軍元祐中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除監察御史與同時御史黃慶基言蘇軾爲中書舍人日於制誥中指斥先帝時事而弟轍與軾相爲表裏以紊朝政於是呂大防蘇轍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葢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卽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卽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嘗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此惟元

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工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輒復  
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  
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  
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  
祐改更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  
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固多如此太皇太后曰皇  
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慶基  
爲福建路判官既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以二人誣陷忠良敦逸改  
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康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而慶基已亡矣  
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敦逸曰臣再擢言路第恐擠逐不  
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汝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汝言信無患  
朕之不能行俄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卽位以直龍圖閣知荆

東都事畧

卷九十九

七

菑萊山房

南府召入爲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  
年六十九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

列傳八十三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爲揚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出爲襄州教授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旣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爲皇后浩上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旣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至公立后則不選於嬪妃而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廢孟氏與廢郭后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

東都事畧

卷一百

掃葉山房

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爲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於是天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莫之信矣載在史策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乞賜開納不以一時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策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哲宗怒除名新州羈管章留中不下時蔡京之徒惡其害己也相與協力擠之乃僞爲浩奏有陛下廢孟氏之賢后立劉氏之賤妾又有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等語流布中外使天下聞之眞謂浩爲有罪者徽宗卽位添監袁州酒稅尋召還復爲右正言遷

司諫改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歷吏部兵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改杭越二州崇寧元年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詆誣之臣其可逃罪鄒浩可重黜責以稱朕顯揚前人之意於是責浩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後半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移漢陽軍大觀元年復直龍圖閣自草表還親側凡六年而卒年五十二自號道卿有文集三十卷浩初除諫官入白其母曰有言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貽親憂母曰兒能報國我何憂及浩兩被竄責母不易初意人稱其賢方孟后廢而立劉后也時有曾誕者嘗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其畧曰客問鄒浩可謂有道之士乎哉主人告客曰浩安得為知道雖然余於此時而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為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皇后之

東都事略

卷一百

掃葉山房

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余三移書於浩使之力請復后浩皆不答使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其時得罪必不至貽老母憂也烏虜若浩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誕公亮之從孫因附于此又有田畫者志義之士也與浩善畫字丞君以世父況任為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訟者畫躬自剖決撫以慈惠西河民甚德之元符閒監廣利門浩除言官畫見浩問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媿謝既而朋黨之禍愈甚時事日變畫乃謝病歸陽翟一日報立皇后劉氏畫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浩以書約畫會頓昌中塗自云得罪畫亟往浩具言諫立皇后時我之言總矣上于

時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遂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畫  
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  
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  
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召爲大宗正丞  
宰相曾布數羅致之畫不肯見朝士爭屬目私自語曰彼尚不肯  
見丞相誰敢易之者尋除提舉江西常平改知淮陽軍卒于治所  
年四十五

常安民字希古蜀人也幼穎悟力學舉進士爲成都府教授代還  
上書論強國之本曰勸忠厚厲名節元祐中公卿薦其才召爲太  
常博士遷太常宗正丞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極論元祐書之  
以熙豐爲非今日言者以元祐爲非是皆一偏也願擇其中除  
察御史章惇專權擅命安民力折其姦又論蔡京姦足以惑衆

東都事略

卷一百

三

掃葉山房

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  
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陛下不早逐之他日悔將  
安及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  
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  
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及爲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  
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規定司馬光謚爲文正爲言官則上  
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欲乞削棺槨尸是豈士君子之所爲哉大  
饗明堂哲宗欲以劉妃從祀齊官安民言非所以示觀瞻也曾布  
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民數論惇意謂附已於上前屢稱之及安  
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一日哲宗謂安民  
曰卿嘗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朕可乎安民曰臣與公  
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指摘臣言

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辨之無益董敦逸再爲御史復欲彈蘇軾兄弟安民止之敦逸乃言安民主元祐謫監滁州鹽酒務除永興路提點刑獄蔡京用事改通判鄆州入黨籍卒年七十子同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人也舉進士甲科爲湖州書記久之用蔡卞薦召爲太學博士遷校書郎章惇蔡卞主紹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謗宣仁后人不取輒議瓘因對以謂今日以前既往之迹便爲古事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故堯告舜舜告禹皆曰若稽古若者順而行之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以爲帝王之治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哲宗感悟徽宗卽位除右正言論卞修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紊神宗大典請改修徽宗欲開言路首還鄒浩而中丞安惇尚緣往事欲格成命瓘再上疏力言宜召還浩逐惇以明黜陟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

東都事略

卷一百

四

掃葉山房

託經義倡爲繼述重誣神考輕欺先帝倡爲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神考不可爲國是宜因其請祠許而遣之章惇懷與不忠宜因其辭山陵使罷之又言惇爲山陵使無狀致大昇輦陷于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又論修建景靈西宮不當且言建立之地非是又言邢恕反復宜定其罪御史龔夬言蔡京罪朝廷不以夬言爲然天將去位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閒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夬以言京又將罷去殆非祖宗獎厲言官之意皇太后已歸政瓘上疏謂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至今與政也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瓘責之日方衷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徽宗密遣人賜瓘黃金百兩由是京罷召還除著作郎遷右司員外



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曰錄及國用事以爲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布怒罷知秦州尋主管冲祐親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州又移彬州監中嶽廟坐其子正彙上書逮繫開封獄安置通州始瓘所辨日錄事著尊堯集議者以爲言多詆誣編置台州移楚州居住以卒年六十五靖康元年贈右諫議大夫瓘篤學有識志不苟合居喪孝初蔡卞知其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迨居言職所疏姦惡雖所舉不避也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爲仁由己識者重其言瓘既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悉如其言瓘有詞辨通易數言天下治忽多驗自號了翁云子正彙正同

陳祐字純益陵井監人也舉進士元符三年擢爲利州路常平

除右正言遷右司諫祐言林希於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

東都事略

卷一百

五

掃葉山房

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至有老姦擅國之語陛下項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所撰告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毀敗善類事成則據己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名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死節之義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豈忠臣哉而希忿躁不平尚敢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知舒州祐又言元祐人才誠爲可用今紹聖人材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纔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旣又上言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之行權綱所在爲人臣者蓋無與臣切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至有留身沮格成命者豈所謂公事公言者哉臣願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遇赦放

還而卒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也舉進士爲太僕寺主簿遷監察御史建言元豐中察官各兼言事乞令監察御史兼掌論議益廣言路丐外通判相州尋知洛州徽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論章惇二蔡之罪章十上因言修五朝寶訓乞令不可增損變亂事實以濟姦說時議遣之黨事興削籍編管化州稍牽復而卒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也父孜字遵聖以問學氣節雄鄉閭名聲與蘇洵相上下仕至光祿寺丞其弟倣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最後知瀘州當時所謂大任小任者也伯雨邃於經術文力雄健舉進士調清江簿知雍邱縣召爲大宗正丞除左正言首上疏言章惇身爲上宰久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摺紳自哲宗疾勢彌留中外惴惴當引天下大義以繫人心以安國勢乃乘倉

東都事考

卷一百

六

摘葉出房

卒輒逞異意逆天拂人輕亂名分睨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又言天下國家莫大名分若不嚴禍起不測幸而太后聖明睿策先定折其姦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太后於何地陛下貸惇不諫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生覬覦之心長奸邪之志危疑之幾不可勝防矣章八上惇貶雷州又論蔡卞之惡有過於惇公然誣詆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又言使哲宗有欲黜太皇太后之謗廢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殛忠良之譏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殆無以明哲宗之德彰陛下友愛之仁卞亦尋竄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以中爲名調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人材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至播遷之

福建中乃其卽位改元號不可不爲鑿戒時議欲西北專用武臣  
典郡伯雨謂李林甫在相位惡儒臣以邊功入相遂奏乞用武臣  
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以異也又論邊帥生事失與國心乞棄隍  
部之地以安邊息民會有赤氣之異時欲建火星觀以禳之伯雨  
不可曰聖人修德以弭災未有祈禳而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  
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覽權綱專威福使皇明赫赫  
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化爲休祥矣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交結  
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又論堂除糶衆侵吏部員闕內降稍多或恐  
詐傳敕命引漢唐季世鴻都置爵墨敕糾封以爲戒王覲除御史  
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係宰相監修今中丞爲屬恐非所以  
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  
中丞上今覲爲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爲人遷官

東都事畧

卷一百

七

掃葉山房

也尋出知虢州崇寧初二蔡在東西府以黨論編管通州徙脩州  
以星赦移道州以八寶赦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伯雨性剛鯁  
持論勁正爲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鯁草  
云子象先甫先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也舉進士爲春秋博士樞密院編修官  
坐送諫官鄒浩免官徽宗卽位召對除著作佐郎遷右正言庭堅  
入諫垣議論忠鯁嘗上疏曰近世之論孝者必曰灋灋者紹復神  
考然後爲孝於其父有違戾不孝莫大焉夫前後異時灋亦隨變  
而欲纖悉紹復於神考則灋將弊於偏要之久必有不便於民而  
召怨者民怨則辱先烈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  
便百姓不爲無補於國陳瓘執義論評以去小人不爲無益於官  
禁瓘實士論與之光則人心歸之請還陳瓘以慰士論盡復司馬

光贈官以悅人心又奏竊聞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人又欲正其名以自售曰紹復先烈非臣等不可引用私黨蔽隔賢俊假名曰繼述而實自肆焉又奏今遠畧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爲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剛不以爲例則刑可省庭堅乞用蘇軾蘇轍徽宗問安所受遂忤旨除京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降通判陳州蔡京黨議其罪削籍編管虢州移鼎州又移象州內徙復州以星變赦還里卒年五十七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也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除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等同治放欠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者公望以謂上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旨御史之爲可信也患聞知

東都事畧

卷一百

八

掃葉山房

之不博也故聽以風聞雖事有不實聞無不言至若挾情肆誣快私忿罔上聽陛下不可以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每不合屢見言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徂語有之官事私讎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爲得人已而上疏曰哲宗固孝於神考矣特紹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故民力困竭國用匱迫天下爲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材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彫疎零落所餘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陰私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也有對則諍興諍興則黨朋立矣陛下改元詔

旨亦稱恩建皇極嘉靖庶邦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  
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蔡王似府  
史語言指斥徽宗送大理寺驗治公望恐浸淫及於蔡王上疏極  
言其事語在蔡王世家疏奏出知淮陽軍未幾召入為左司員外  
郎除直龍圖閣知壽州以言者落職蔡京用事公望與任伯雨等  
俱坐貶編管南安軍遇救得歸而卒

臣傳曰諫有二諷與直而已諷則銷患於未然之前而直則進言  
於已行之後故忠臣碩士之遇明主也或干慮一失之閒則必因  
事以諷而明主受其言故不勞而成功博不幸人君為讒邪所蔽  
而忠臣碩士覩行事之乖違與用人之失當則言必激切冀以動  
寤上意而讒邪之人乃誣以訕上忠臣碩士所以多不免○鳥逐  
者以此觀浩等用直諫貶言雖屈於一時道則伸於後世名聲卓  
卓至今在人耳目彼讒之人豈不犬馬是媿哉

東都事畧

卷二

九

掃葉山房

事以諷而明主受其言故不勞而成功博不幸人君為讒邪所蔽  
而忠臣碩士覩行事之乖違與用人之失當則言必激切冀以動  
寤上意而讒邪之人乃誣以訕上忠臣碩士所以多不免○鳥逐  
者以此觀浩等用直諫貶言雖屈於一時道則伸於後世名聲卓  
卓至今在人耳目彼讒之人豈不犬馬是媿哉

